

DOI: 10.13957/j.cnki.txb.2024.05.020

引文格式:

王清丽, 王书遥. 基于文化传承视域下的景德镇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研究[J]. 陶瓷学报, 2024, 45(5): 1048–1055.

WANG Qingli, WANG Shuyao. Traditional fabrication technology of Jingdezhen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J]. Journal of Ceramics, 2024, 45(5): 1048–1055.

基于文化传承视域下的景德镇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研究

王清丽, 王书遥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要: 景德镇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在中华优秀陶瓷文化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建设需要陶瓷研究者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加强对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的系统研究。本文以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流程为主线, 从青花瓷的原料工艺、成型工艺、装饰工艺、烧制工艺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并结合史料对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进行分析, 探寻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价值。

关键词: 青花瓷; 传统制作工艺; 文化内涵;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TQ174.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78(2024)05-1048-08

Traditional Fabrication Technology of Jingdezhen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WANG Qingli, WANG Shuyao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403, Ji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Jingdezhen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excellent ceramic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Jingdezhen National Ceramic Cultur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Experimental Zone requires ceramics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porcelain production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his article, the traditional porcelain production process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was taken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porcelain process of Jingdezhen as the main line, from in-depth evaluation on the raw material technology, molding technology, decoration, and firing technology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to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with historical data,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Key words: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tradition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cultural connotation; cultural heritage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他强调: “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 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景德镇在首批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以制瓷工艺而著称, 其陶瓷技艺传承千年的历史决定了景德镇陶瓷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收稿日期: 2024-04-02。

修订日期: 2024-06-28。

基金项目: 2023 年江西省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高层次人才专项项目 (23ZXRC43)。

通信联系人: 王清丽(1982-), 女, 博士, 教授。

Received date: 2024-04-02.

Revised date: 2024-06-28.

Correspondent author: WANG Qingli (1982-), Ph.D., Professor.

E-mail: 124180783@qq.com

传统工艺是指艺人或工匠通过手工制作的方式所进行的造物活动。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属于中国传统手工技艺,其作为创造物质文化的媒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审美通过器物呈现出来。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形成了青花瓷独特的造型和釉色,其在陶瓷生产中的运用也体现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但随着工业化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手工制作传统技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承和弘扬景德镇青花瓷传统制瓷工艺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1 青花瓷传统工艺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

1.1 系统绵延的工艺流程

传统制瓷工艺贯穿于景德镇青花瓷的发展历史中,因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在相同的制作流程下青花瓷又被赋予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呈色效果、装饰效果。朱琰在《陶说》^[1]的《〈陶冶图〉说》二十则中将陶瓷的制作流程分为二十个步骤并通过图例进行展示(见图 1),其中,除去圆琢洋彩、明炉暗炉、束草装桶、祈神酬愿外的十六个步骤即为青花瓷的实操性制作工艺。此外,蓝浦在《景德镇陶录图说》^[2]一书中对原料工艺

的划分更是巨细无遗,从中可以看出第一道至第十五道是对陶瓷原料瓷石的加工工艺,其中,仅对瓷石的开采与加工就需经过十道工艺,泥料的混合与成型有五道工艺;第十六道至第二十道是釉料和青料的制作工艺,其中包括釉灰的烧制和调制、青料的煅烧和研磨等(见图 2)。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共计一还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3]对景德镇青花瓷制作流程进行了更加详尽的记录,其中不乏白不的选取、开凿、运输、加工等十分具体的原料加工技术,还包括泥料的混合、淘洗、铲移、挪转等泥料加工工艺等。宋应星对陶瓷制作流程的记载相较于以上两本古籍来说更加精细,从中也可依据关于圆器和琢器的记载提取出更为详尽的青花瓷制作工艺流程(见图 3)。根据以上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可以将青花瓷制作工艺根据步骤分成四个必要工艺类别,即:原料工艺、成型工艺、装饰工艺、烧成工艺。

1.2 精益求精的原料工艺

根据以上对青花瓷制作工艺流程发展演变的史料记载来看,制瓷工艺对青花瓷的生产、发展与创新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原料工艺、成型装饰、烧成工艺三方面。原料工艺又可以细分为坯料工艺、釉料工艺和钴料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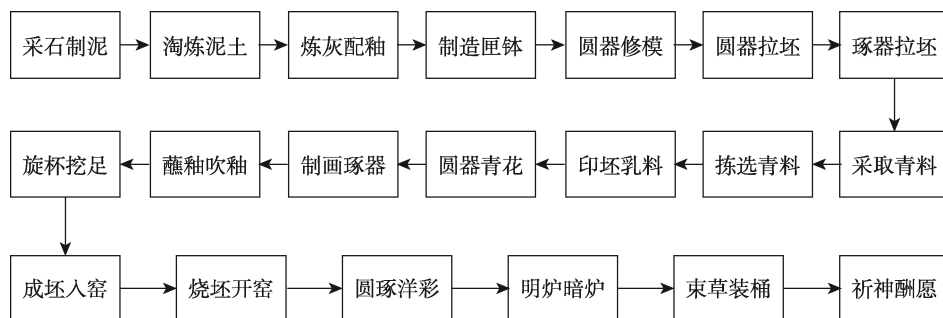


图 1 《陶说》中记载的制瓷工艺流程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orcelain fabrication process recorded in "Tao Sh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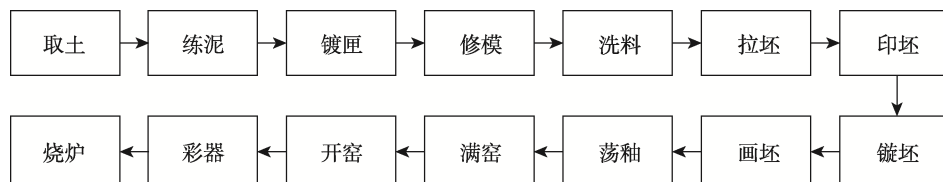


图 2 《景德镇陶录》中记载的制瓷工艺流程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orcelain fabrication process recorded in "Jingdezhen Ceramics Rec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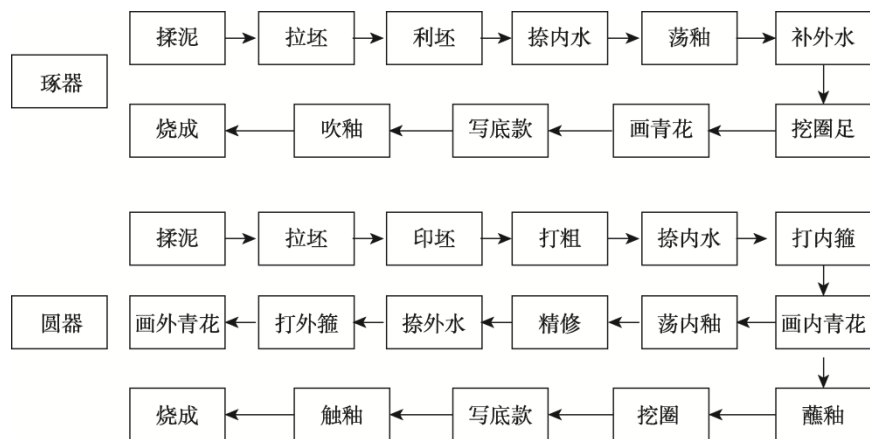


图3 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流程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raditional flow process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坯料工艺主要指泥料的淘洗与制作，其与青花瓷胎白度以及可造器物大小息息相关。许之衡提到：“瓷质之贵，在于瓷泥。是种土沙，非随处所恒有。复分各色，而以白为最贵。”^[4]指出泥料的重要性及其品评标准。坯料以高岭土和瓷石配制而成，根据器物的形状、大小、厚薄及烧成温度等来决定其配比^[5]。制作坯料的瓷石来源于徽州祁门县，当地人将这些瓷石打碎磨成粉再淘洗干净，制成白不以备用，景德镇人称之为白不子。元代出现的高岭土加瓷石的“二元配方”，不仅提高了陶瓷的耐火程度，还增强了瓷器坯体的烧结程度，在此基础上制作出的青花瓷胎莹润致密，适用于青花纹饰的描绘。坯料工艺的不断成熟丰富了元代之后器物的造型，降低了大型器物坯体的厚度，提高了陶瓷烧造质量及成品率。

釉料工艺是指青花瓷高温釉的制作工艺，景德镇传统瓷器上的釉是一种“灰釉”，它由釉果与釉灰配合而成^[6]。釉果和瓷石一样也需要经过开采、粉碎、淘洗等步骤进而形成砖形的釉块。由《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七十二道工序可知，配置釉水首先要制作出由青白石和凤尾草堆叠进行反复烧炼之后再行陈腐淘洗得到的釉灰^[3]。釉灰作为助溶剂，和釉果一起与白不细泥混合，加水调制成釉料，而釉料配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烧造技术进行改良^[1]。透明釉的使用使得青花瓷装饰画面更加油润、生动，其厚薄程度也会影响青花的发色，并对青花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钴料工艺也可称为青料工艺，《天工开物》七十二道工艺中的第十八道至第二十道工艺详细地指出了青料的制作过程，依次是：煅烧青料、研细青料、调制青料^[3]。其中，煅烧青料也是拣选青料的一种方式，古代工匠通过对青料进行炭火

煅烧来判断青料的好坏，上料出火时呈翠绿色、中料出火时呈微绿色、下料出火时接近土褐色，由此作为拣选青料的依据^[7]。《陶说》中专门提到拣选青料的标准“黑绿润泽，光色全者为上……虽黑绿而欠润泽，只供粗瓷。”^[1]因原料来源不同造就了各个时期青花瓷不同的呈色特征，元代以前的青花钴料锰含量高且胎质铁含量高导致青花瓷胎体发灰，呈色较淡。到了元代“二元配方”发明之后，改变了前代因胎质差导致的青花发色不足的情况，再配合进口的“苏尼勃青”料和国产“土青”料使元代青花瓷的艺术形式更加丰富多彩。相较于元代，明代的青花瓷在钴料的使用上有了新的尝试，永乐、宣德年间多采用进口的“苏麻离青”料，这种料使当时的青花瓷色泽浓艳，浓艳处有黑疵斑痕，并带有自然晕散的特点，这一特点使永乐青花瓷人物纹饰减少，花卉纹饰增多。后因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永乐、仁宣年间所用的“苏麻离青”料，到明代中期已断绝。成化年之后，景德镇又改用江西省乐平县的“平等青”，又叫“陂塘青”，呈色稳定，发色蓝中泛青灰^[8]。青花瓷最终呈现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效果与其所运用的钴料有很大关系，钴料甚至对青花瓷呈色起着主导作用^[9]。

1.3 技艺精湛的成型装饰

所谓成型工艺，就是将已加工好的坯料，用某种方法制成一定形状及大小的器形坯体。通过历史古籍的记载可知，景德镇瓷器的成型工艺一般依照产品的种类大致分为圆器和琢器两种，《南窑笔记》中则将坯胎分为圆、琢、雕削、镶、印五种^[10]。圆器指在陶车上一次拉坯成型的器物，如碗、盘、碟等。琢器指不能完全用陶车一次拉坯成型的器物，这种器物一般都带柄、把、嘴或

有棱角^[11]。圆器的制作首先是修模,其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统一产品式样。其次是拉坯,将炼制好的泥放于陶车的车盘上,拉坯者坐在车架上,用竹杖使木盘旋转之后方可运用屈伸收放的手法进行拉坯。拉坯制作的泥坯厚薄均匀、造型规整,其制坯效率高、质量好。琢器做坯有拉坯、泥板成型、印坯等方式,圆琢器与圆器拉坯成型方式相同,方形器物或镶接方形部件则可以使用泥板成型,其泥片厚度取决于器型的大小以及泥坯在烧制时的收缩率,将晾干的泥片进行黏接得到四方、六方、八方等不同器型的方器。琢器成型还有印坯这种方式,《陶说》记载:“又有印坯一种,从模中印出,制法与镶方同。”^[1]陶瓷的成型工艺不仅影响着陶坯的质量,还影响着陶瓷最终的烧成效果。景德镇依照不同形制而选取不同的成型方法,使每一个种类的陶瓷产品都精致万分,精湛的成型工艺也为接下来的陶瓷装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装饰工艺是提高传统陶瓷质量和艺术价值极为重要的手段。最早明确描述青花瓷装饰过程的是《天工开物》陶埴篇:“就车上旋转打圈。圈后或画或书字画后,喷水数口,然后过釉。”^[3]青花装饰工艺的第一步是起稿,可以直接在坯上起稿,亦可以先用浓灰水浆在纸上起稿之后再印于坯上。为了使起稿的画面可以重复使用,还要进行过稿,现在常用的过稿方式是用针笔在蜡纸上按设计好的图案刺出小孔后将蜡纸贴于坯上,用棉球蘸篋灰或红粉涂抹形成纹样。随后对纹样进行勾线和分水渲染。青花瓷绘画装饰工艺的表现注重构图的完整性和笔墨意趣的结合,对图像的细致描绘是青花瓷装饰的重点,这使青花的图像真实、精细,更加贴近生活,具有高度的写实性^[12]。不论圆器还是琢器都需要注意青花装饰工艺的独特性。在色调上,由于青花对装饰色彩层次区分要求极高,既要考虑色与色之间的层次,又要考虑整体效果;在用笔技巧上,青花绘画有一笔点划、勾线晕染、双钩填色、勾线罩青、涂染分水等技法,分水作为技巧中的难点和核心环节,根据颜色的深浅变化,可分为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五种,而浓淡程度则取决于水和青花料的配比;在构图上,青花装饰主要分为图案式构图和通景绘画式构图两大类,其中,图案式构图在青花装饰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形式包括二方连续、开光、散点以及适合纹样等多种方式^[6]。青花绘画装饰的内容和形式受各朝政治、经济、文

化、艺术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观察青花装饰技法的应用及演变规律,对鉴赏青花瓷,衡量其价值具有特殊意义。

1.4 独具匠心的烧成工艺

陶瓷坯体与釉料经高温烧结后,会发生一系列物理与化学变化,使坯体形成坚固耐用的新物理、化学结构,这一过程被称为烧成^[13]。烧成工艺作为青花瓷制作工艺的最后一环,其烧制温度、窑位、火焰化学性质都直接关系到青花瓷发色的优劣。《天工开物》记载:“凡瓷器,绘画过釉之后,装入匣钵,入窑烧成。”^[3]由此可知,青花瓷在烧制前需过一层釉,罩釉的方法有:毛笔刷釉、荡釉、蘸釉、吹釉等。工匠根据器物大小,会采用不同的施釉方法。不同的施釉方法会直接影响瓷器釉层的厚薄与青花的发色^[14]。按照器物造型,有棱角的器物用毛笔涂刷;小件圆器采用浸釉的方式;大件圆器、琢器采用吹釉工艺。据考古发掘的各类窑址,景德镇窑炉可分为洞穴窑、龙窑、葫芦窑、馒头窑以及镇窑五类。依据青花瓷出现与发展的时间线及烧成温度分析,烧制青花瓷的窑炉类型可能为唐代至元代盛行的龙窑、元代之后盛行的葫芦窑、馒头窑、镇窑等。青花瓷的烧制过程要求非常严格,温度和时间控制都非常关键。《陶冶图说·制造匣钵》中记载:“瓷坯入窑最宜洁净,一沾泥渣便成斑驳,因窑风火气冲突易于伤坯。”^[1]所以坯体需要装入匣钵才能烧制。制造匣钵所用泥土出自景德镇马鞍山、里村、官庄等处,有黑、白、红三种颜色,其成型方式与圆器拉坯方式相同,坯体成型阴干入窑空烧之后方可使用^[15]。将装有生坯的匣钵叠于窑床上,并根据窑内不同区域火焰流动的状态放置不同的坯体,就能大致保证不同产品的烧成质量,实现一窑多烧。传统柴窑烧制陶瓷需要 36 h 以上,青花需要以还原焰烧成,烧成温度在 1250 °C ~ 1320 °C 之间,以此保证青花的呈色以及釉体的白度。青花瓷的烧成质量深受窑工操作规范性的影响,他们是否能够熟练地掌握窑炉升温速率以及调控烧成气氛,对于青花瓷品质来说至关重要^[16]。

2 文化传承下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研究的可行性发展

2.1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合理运用

基于文化传承视域下研究景德镇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运

用,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陶瓷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近年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对景德镇青花瓷制作工艺的相关研究也在各个层面逐步展开。从地理位置上看,景德镇地处黄山余脉的怀玉山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东、西、北三面均为山地,境内重峦叠嶂,地势起伏。景德镇窑业兴旺,人口众多,历史上出现过北人南迁、北匠南调的现象^[17]。景德镇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使其成为江西连接长三角的关键节点城市,陶瓷艺术人才的聚集为景德镇发展青花瓷并成为世界制瓷中心奠定了深厚的人才基础,为青花瓷制作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从自然资源的产出上看,景德镇地处丘陵地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盛产烧窑所需木材和配置釉料所需的蕨类植物等。景德镇的麻仓山、高岭、瑶里等地都是瓷土的重要产地,如瓷石、釉泥、高岭土等制作陶瓷所必需的原料不仅品种数量很多,而且质量尤佳^[18]。从河流分布上看,景德镇川河交错,水陆交通便利。由此可知,发达的水上交通为景德镇陶瓷外销提供了优越的运输条件。充沛的水利资源和丰富的原料资源赋予了景德镇得天独厚的制瓷环境,为景德镇瓷业贸易的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使景德镇青花瓷传统制瓷工艺在生生不息的窑火中得到发展。

影响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制瓷工艺分工细致使青花瓷制作工艺得到更精确的传承。官窑制作分工细致,要求极其严格,陶瓷工匠有“拉坯工、印坯工、利坯工……工计七十二道,粗者六十四道。”^[19]对制瓷工艺进行细致分工可以使工匠将某种技艺熟练掌握,整体提高陶瓷制作工艺水平,也保证了陶瓷制作工艺传承的专业性和完整性。第二,瓷业管理制度使陶瓷资源和人力资源得到充分、恰当地运用,让陶瓷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在极为严格的规定下进行,保障制瓷工艺的稳定性。第三,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细致的分工合作、优秀的人才资源整合以及完善的产业链都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传承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首先,通过对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的总结归纳,可以找到青花瓷器型、纹饰效果、坯胎颜色等青花瓷艺术特征发展变化的时代依据,为青花瓷艺术发展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其次,可以引导更多的艺术家与陶瓷从业

者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探寻青花瓷传统艺术的文化精神内涵,从理论梳理、创作实践、艺术审美、实用需求、功能消费等不同的视角去启发更多人在传承与创新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思考。

2.2 赓续工匠精神,推动青花瓷工艺的守正与创新

景德镇青花瓷画坯技艺非遗传承人孙立新认为:景德镇的发展要传承和坚守千年工匠精神,更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性转化。景德镇青花瓷工艺只有融入新的创意理念和时代气息,才能薪火相传。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是中国工匠精神的集中体现,传承和发展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也是对工匠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唯精唯一”工匠精神与陶瓷文化的追求。

在当代继续研究和实践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对工匠精神的延续与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工匠精神中精益求精的造物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景德镇不断追求炉火纯青的陶瓷制作技艺,创新陶瓷制作手段与制作工具,如“二元配方”的出现、元明清青花钴料的引入与变化等都体现出陶瓷工匠在陶瓷生产过程中对高品质青花瓷产品的极致追求,在此基础上复刻传统制瓷技艺是对蕴含其中的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的再思考和再发展。其次是对工匠精神的核心——创新精神的再次发掘,除了工具创新之外,创作理念的更新更为重要。人类学家提姆·英戈尔德将工匠的施技行为称作“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而知觉的过程”^[20],这个过程始终包含不断思考和反馈应对。只有立足于传统青花瓷技艺才能使当代青花瓷艺术家在新时代的创作语境下找到适合青花瓷创作的艺术语言,例如:当代陶瓷艺术家可以借鉴青花瓷的色彩搭配技巧,通过调整色彩浓度营造不同于传统青花瓷的艺术氛围和效果;传统的青花瓷图案设计也可以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创作出富有时代特征的新作品。最后,在当代继续挖掘传统制瓷技艺的内容与内涵,可以推动传统工匠精神向新时代工匠精神转变。新时代背景下的陶瓷创作要求我们必须将工匠精神转变为设计艺术的组成部分,使工匠精神变为生产的一部分,而工匠精神在当代陶瓷生产的实践中被赋予更多的新内容,“其内涵包括对于先进技术的开发、对于制造工程和加工工艺毫不松懈地改良,面向新型商业模式的挑战,为培养优秀人才而创造机会”^[21]。

景德镇历代陶瓷从业者恪守本心,依照传承下来的陶瓷制作流程进行生产,并在严格的传承

制度之中有所创新，千百年传承下的工匠精神，将有效推动当代景德镇青花瓷产业转型升级。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职业伦理、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坚守专注的意志品质、革故鼎新的创新理念，与当代陶瓷产业发展趋势高度契合。第一，工匠精神强调对陶瓷类工作的热爱与执着，以及对提高技艺和技能的不懈追求。在陶瓷产业中，主要体现在对陶瓷产品的质量要求上。陶瓷生产者通过精细的工艺和严格的品质控制，确保每一件产品都达到顶级的质量标准，这种追求卓越的态度有助于提升陶瓷产品的整体品质，满足市场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第二，工匠精神注重细节和创新，鼓励陶瓷产业在产品设计上不断探索和多元创新。通过引进新材料、新工艺、新手段，陶瓷产品可以拓展其应用领域，满足更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同时，陶瓷研发者还可以结合智能化技术，开发出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新型陶瓷产品。在陶瓷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积极采用环保材料和新型工艺，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提高循环利用率，推动陶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青花瓷技艺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大量专业技能人才和艺术创新人才。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首的艺术类高校，要担负起人才培养的时代重任，将工匠精神与职业道德融入实践教学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为当下青花瓷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总之，工匠精神可以提升产品品质、创新设计理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及人才培养，推动了青花瓷工艺的守正与创新。

2.3 技术赋能呈现活态的青花瓷创新表达

2.3.1 青花瓷传统工艺呈现当代的笔墨意趣

对景德镇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的继承发展丰富了当代青花瓷艺术的色彩语言。青花本身的蓝色因其对坯料、色料、火候的严格要求而造就了青花色彩的独特性，而青花料也不断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中实践，从一开始的勾线和平涂到清代出现的“青花五彩”，再发展至王步开创的“分水写意法”都可以看出青花色彩运用的多样性。在当代青花瓷艺术的发展中，青花不再被单纯地作为装饰形式，往往也被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表达方式，艺术家们在使用青花料进行创作时亦可以借鉴青花瓷的色彩搭配并加之已有的青花装饰手法，在实践中创造出多样化、个性化的色彩组合，使青花绘画的形式有更多的拓展和创新，为青花表现增添了更多层次。杨冰的作品突破了传统题材进行现代艺术表达，打破了传统的构图形

式，将绘画与装饰有效融合，是点线面装饰形式的有机重组，运用中国画的笔墨表现形式与创作手法并大胆创新，作品呈现新时代的笔墨意趣(见图 4)。白明从事现代陶艺创作，他的青花瓷作品表现形式更是与众不同，主要运用线的骨法用笔和节奏韵律表现现代青花瓷艺术创作的无限可能性。代表作品《苇风吟》(见图 5)以青花为色，着力表现江南水乡的清新与雅致，利用青花料色彩层次丰富的特点，运用多种色彩进行搭配和过渡，展现苇的层次感和立体感，使作品更加自由，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他在运用传统工艺技巧创作的同时也摆脱了传统青花纹饰形式语言的种种束缚，充分发掘青花釉料自身的美感特质，将传统的笔墨功底与当代的形式语言相结合，展现了青花瓷独特的艺术美感和东方特质。所以说，当代艺术家在创作时更加遵循精神情感的表达方式，使青花不局限于特定的绘画技法，或勾或染，或涂或刷，让当代青花瓷艺术创作语言更加丰富多元。



图 4 杨冰《向日葵》^[22]

Fig. 4 YANG Bing "Sunflower" ^[22]



图 5 白明《苇风吟》2011 年^[23]

Fig. 5 BAI Ming "Reed Wind Song" in 2011 ^[23]

2.3.2 拓展青花瓷综合材料的技法语言

对景德镇青花瓷传统制瓷工艺的继承与发展丰富了当代青花瓷艺术的表现技法。景德镇传统的青花装饰手法是中国画技法与陶瓷艺术的完美融合,但其内容和形式相对缺乏创造力。随着景德镇生产创作群体发生颠覆性的变化,陶瓷创作理念被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得当代青花瓷在传统青花瓷工艺的基础上朝着多元化、自由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从形制上看,当代青花瓷的实用性有所减弱,艺术欣赏性增强,其造型变化更加随意,还可以通过吸收其他艺术种类的表现技法来更好地表达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如中国水墨画、装饰画、油画、壁画、剪纸等艺术,在综合材料拓展方面,创新比较成功的案例有干道甫,其作品受传统工艺影响,在掌握传统青花瓷技艺的基础上,运用青花料的深浅来表现所绘图像的层次感与空间感,在综合材料的实践探索与创作观念上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见图6)。罗小聪的青花瓷作品(见图7)将传统水墨、民间剪纸和黑白画等多种表现手法融会贯通,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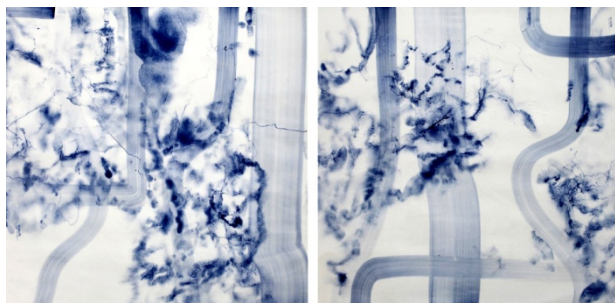


图6 干道甫《第一种散步》2014年^[24]
Fig. 6 GAN Daoфу "The First Walk" in 2014^[24]



图7 罗小聪《美丽家乡》^[25]
Fig. 7 LUO Xiaocong "Beautiful Hometown" ^[25]

破了传统青花瓷装饰的程式化,运用泼墨的方式来控制青花色彩的“焦、浓、重、淡、清”,再加以“剔青”的手法让作品产生出一种“青白相映”的视觉感受^[26]。罗小聪^[27]认为“剔青”以刀代笔的独特技艺,直接触动了传统青花瓷语言程式的根基,但它并没有抛弃青花瓷特有的美感,实质上是对传统青花瓷之美的一种强化与彰显。由此可知,当代青花瓷艺术的创作不能脱离对传统青花瓷制瓷工艺的探索与创新,只有不断深入研究青花瓷艺术的内涵,才能创作出艺术理念与表现形式相契合的青花作品。

3 结 论

青花瓷不仅是我国传统制瓷工艺与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多民族文化结合体。在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景德镇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的保护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青花瓷手工制作技艺纷繁复杂,从瓷土矿的开采到器物的成型,再到装饰工艺、绘画材料,乃至烧制技术的改进,变化多端,奥妙无穷。传承并研究青花瓷手工制作技艺,不仅能推动中国陶瓷文化相关产业发展,还能提升青花瓷艺术从业者的审美素养。

近年来,景德镇一直致力于以陶瓷为载体,将打造与世界对话的城市,加上国家对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的大力支持,对景德镇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的研究显得格外有价值。传统陶瓷文化与制瓷工艺的继承,势必会推动当下景德镇青花瓷艺术创作形式的多元化,更会触动相关陶瓷产业的同步发展与时代蝶变。因此,对景德镇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的系统梳理与深度挖掘,是对当前关于青花瓷传统制作工艺研究体系的有益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花瓷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参考文献:

- [1] 朱琰. 陶说[M]. 杜斌, 校注.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
- [2] 蓝浦, 郑廷桂. 景德镇陶录图说[M]. 连冕, 注释.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 2004.
- [3] 宋应星. 天工开物[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 [4] 许之衡. 许之衡谈瓷器[M].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8.
- [5] 潘鲁生. 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学[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2.
- [6] 曹建文. 景德镇青花瓷器艺术发展史研究[M].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8.

- [7] 吴柳燃. 明代青花瓷的制作技艺研究[D]. 山西大学, 2013.
- [8] 陈文平. 中国古陶瓷[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 [9] 李辉柄. 青花瓷器鉴定[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9.
- [10] 熊寥, 熊微. 中国陶瓷古籍集成[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6.
- [11] 周荣林. 景德镇陶瓷习俗[M].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 [12] 王小舒. 中国审美文化史·元明清卷[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
- [13] 罗时武. 陶瓷研究: 从技术到艺术的探究[M].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6.
- [14] 徐朝晖. 图解明代瓷器工艺痕迹·明青花瓷卷[M].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1.
- [15] 霍华. 浅议青花瓷生产工艺[J]. 收藏家, 2010(12): 43-50.
HUO H. Collector, 2010(12): 43-50.
- [16] 陈雨前. 中国陶瓷文化[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 [17] 孔六庆. 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史[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 [18] 郑云云. 千年窑火[M].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 [19] 广州图书馆. 南窑笔记[M]. 王婧, 点校.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20] 雅各布·伊弗斯, 胡冬雯, 张洁. 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手工业的技术定位[J]. 民族学刊, 2012, 3(2): 1-10.
- EYFERTH J, HU D W, ZHANG J.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2, 3(2): 1-10.
- [21] 青木史郎, 薛萌, 刘晶晶. “匠技”在日本的展开与可能[J]. 装饰, 2016(5): 28-33.
SHIRO A, XUE M, LIU J J. ZHUANGSHI, 2016(5): 28-33.
- [22] 王伟凡. 传统青花通往现代绘画的终生苦修——杨冰青花艺术浅谈&附录: 杨冰青花艺术文论选编[EB/OL]. (2024-04-16) [2024-06-28].
<https://mp.weixin.qq.com/s/809frW25K4gtlqpSbRixEw>.
- [23] 白明. 苇风吟[EB/OL]. (2011)[2024-06-28]. https://baiming.arttron.net/works_detail_brt000835801960?type=1&keyword=%E8%8B%87%E9%A3%8E%E5%90%9F.
- [24] 干道甫. 水墨之本性: 惊雷之声甫[EB/OL]. (2015-01-06) [2024-06-28]. <http://gandaofu.zxart.cn/Detail/8048>.
- [25] 黄俊颖. 当代青花瓷画艺术实验性研究[D]. 景德镇陶瓷大学, 2022.
- [26] 李志红. 景德镇当代青花艺术的研究[D]. 景德镇陶瓷大学, 2019.
- [27] 罗小聪. 基于独特技艺的“剔青”青花特征与意义[J]. 中国陶瓷, 2019, 55(12): 92-95.
LUO X C. China Ceramics, 2019, 55(12): 92-95.

(编辑 梁华银)